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湖北日报·锐读天下·视野
地址:武汉长江路111号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电话:027-87680000
零售每份0.5元
全年12元
半年6元
广告刊例另议

让儿子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武汉一对父母捐出亡子器官救助多人

儿子不幸遭遇车祸 脑死亡

张天锐今年49岁,又黑又瘦,当记者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逝者的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的男护士。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7点钟就出门了。

就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管床医生袁以刚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按照亲戚们的指点,夫妇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野生河鱼,然后在河水里将鱼放生。随后,他们又将儿子的衣服裤子收好,请人带去“收魂”。胡久红感到,自己就像疯了,“只要能救儿子,我们什么方法都不拒绝”。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张磊生前留影。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父母决定捐赠儿子的器官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记者:“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小个子女人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这对夫妻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最终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

轻松的工作。

而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母亲紧紧抱住了儿子,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天锐、胡久红夫妇在武汉遗体捐献纪念碑前。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多位重症患者重获新生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

当一切结束后,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躬。

这个小团队没有在意县城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

如今,当记者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白眼,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蓉蓉的病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

几乎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

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

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紧接着,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经溃烂、穿孔。为了今天的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就在当天,她发现自己的视力恢复到0.5。

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

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

6月15日,张天锐和胡久红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据《中国青年报》)



接受肝脏移植的王荣(化名)。

从杂志获取理论知识 初中文化的“牛人” 自制水上飞机

两个很有派头的螺旋桨,红白相间的机身,像模像样的浮筒,酷似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力运输机V-22“鱼鹰”……前日,广州市南沙横沥镇七一村附近的河道上,这架奇特的小飞机吸引了众多街坊邻居。虽然飞机目前只能离地几秒钟,但对于初中毕业的飞机主人刘春生来说,这已是一个梦想的开端了。

初中文化的“飞机迷”

前天,记者在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看到一架奇特的飞机。现场的飞机爱好者说,“在水上采用螺旋桨垂直升空,之后螺旋桨侧转摆平,再提供前进动力,现在只有美国的‘鱼鹰’采用这种理念。从这一点来看,这飞机还是挺有水平的。”

飞机的主人刘春生40多岁,现在在南沙一家工厂做管理工作。说到自己为啥造飞机,刘春生告诉记者,“我从小就喜欢飞机,造一架飞机一直是我的梦想。”

刘春生仅仅初中毕业,然后就跟着大人去城里务工。刘春生一直从事机械方面的工作,电焊、机械操作都是小菜一碟,还略懂一些机械原理。刘春生说自己对机械方面有些“无师自通”。“只要有图纸,我就能捣鼓一些东西出来。”



6月21日,刘春生向人们展示他自己制作的水上飞机。

刘春生从小就喜欢飞机。他告诉记者,还在读小学时,有一次去常州参观,别的同学都忙着逛景点,他却爬上飞机,将一架展览的飞机里里外外都看了个遍。“这些操纵杆、传动系统、发动机、平衡系统的相关知识,都是那时候看来的。”

即使参加工作,刘春生也没有放弃这个爱好,每次到外地出差,他总要想办法去看飞机。“飞机场是没有办法看的,就去找那些退役后展览的飞机。”刘春生告诉记者,常州、上海、南京、北京等这些地方,他都去研究过。

而刘春生的理论知识则来自于《航空知识》等普通的军事杂志。他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飞机的理论知识。“我有机会就会买《航空知识》这一类的杂志看看,所有的理论知识就来自于这些杂志,其他的实际操作就靠自己摸索了。”刘春生说自己从来没有请教过别人,也没有跟任何飞机爱好者接触过。这些只配有简单结构介绍的文章便成了刘春生最大的理论支持。

操纵杆是自行车把

“真正动手干是在3年前。”刘春生说他把书上的结构图按比例放大做成一件件实物。他一边从网上找技术理论,一边自己琢磨计算参数,随后他再把这些零件组合焊接起来。“一直到去年7月份飞机才成形。”刘春生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做了数十次飞行前速度测试。

“机身材料用铝板,机身设计成这种流线型,机身的铝板比较容易找,一般的五金店都可以找到,而飞机的操纵杆也是就地取材,将自行车的把手与传动系统直接用在飞机上,可以控制发动机的侧转,以及飞机水平翼等附属设施。飞机的发动机比较贵,是我从广州一家店买来的,是意大利产飞机专用发动机。”这架飞机到底造价多少,刘春生却无论如何都不开口。记者了解到,如果是全新发动机,一个至少要一两万元。

前天上午因为受水面影响,并没有试飞,不过在此之前,刘春生已经试飞过好多回了。刘春生给记者看了前几次试飞的录像——随着旋翼高速旋转,机身几乎离开水面,有时还真的脱离水面几秒钟,可惜没有飞起来。

刘春生告诉记者,“还要不断改进,总有一天我会开着它飞上天空,实现自己飞行的梦想。”

(据《广州日报》)